

温情现实主义家庭剧的类型重构研究

——对比中韩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与《苦尽柑来遇见你》

陈榕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 201112

DOI:10.61369/HASS.2025080024

摘 要 : 流媒体时代, 家庭剧作为承载社会情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面临着类型创新与传播模式转型的双重挑战。本文以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苦尽柑来遇见你》中韩两国家庭剧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中韩家庭剧的历史脉络, 剖析两部作品在叙事结构、视听语言、主题表达等方面的类型创新, 结合市场数据探讨其传播效能, 并从观众情感需求与共鸣角度出发, 提出流媒体时代家庭剧创作的全新模式与其发展建议。

关 键 词 : 温情现实主义; 家庭剧; 类型研究

Research on the Genre Reconstruction of Tender Realism Family Dram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TV Dramas "180-Day Restart Plan" and "When Bitterness Ends, We Meet"

Chen Rong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Shanghai 201112

Abstract : In the era of streaming media, family dramas, as important vehicles for conveying social emotions and cultural identity, face dual challenges of genr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dissemination modes. This paper takes the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family dramas "180-Day Restart Plan" and "When Bitterness Ends, We Meet" as research subjects,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family drama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nalyzes the genre innovations in narrative structure, audiovisual language, and thematic expression in the two works, explores their dissemination effectiveness through market data,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ence emotional needs and resonance, proposes new model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family drama creation in the streaming media era.

Keywords : tender realism; family drama; genre research

一、中韩家庭剧的类型演化与发展瓶颈

(一) 中韩家庭剧传统范式比较: 东亚家庭剧的创伤书写传统

1. 韩国家庭剧的“恨文化”基因

韩国家庭剧的叙事传统根植于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创伤。从20世纪50年代以《我丈夫的女人》为代表的早期家庭剧开始, 即呈现出对家庭伦理冲突的关注, 这与韩国长期受儒家父权制影响及近代殖民历史形成的集体焦虑密切相关。80年代后, 随着经济腾飞与社会转型, 《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1995) 开创了“大家庭叙事”范式, 以三代同堂的生活为载体, 将“恨文化”具象为代际权威与个体觉醒的对抗——长子福童作为传统家长的象征, 其对子女婚姻、职业的干涉, 与女儿恩京追求独立的冲突, 本质上是儒家伦理与现代价值观的撕裂。这种“恨”并非简单的情感对立, 而是韩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身份认同、代际责任的深

刻反思, 暗藏着女性在夫权制度下的隐忍与代际权力结构的隐形崩塌。^[1]

2. 中国伦理剧的“伤痕风”印迹

中国家庭剧的创伤书写传统则与社会变革轨迹紧密相连。20世纪90年代, 中国电视剧全面走向通俗, 日益成为大众文化中关键的一部分。《渴望》(1990) 以“好人受难”的叙事模式开启了家庭伦理剧的黄金时代, 其对家庭责任与道德困境的探讨, 实为对文革后社会价值重建的呼应。21世纪初, 《金婚》(2007) 将“伤痕风”推向高峰, 通过佟志与文丽五十年婚姻历程, 串联起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节点, 将国家创伤转化为家庭层面的情感记忆——儿子夭折、职场挫折等情节, 既是个体命运的转折, 也是社会变迁的微观注脚。这种叙事范式强调“历史伤痕”的个体化表达。90年代后的三十年间, 中国家庭剧更倾向于通过时间流逝与伦理责任的自我修复实现和解, 体现了儒家“家和万

事兴”思想对创伤叙事的隐性规训。^[2]

（二）新型家庭喜剧的类型特征：从历史记忆到现代性焦虑

1. 韩国：偶像剧基因的移植与治愈系转向

21世纪以来，韩国家庭剧在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中不断探索新路径。《请回答1988》（2015）的成功标志着“怀旧+治愈”模式的成熟。这一转变源于韩国社会对高速现代化的集体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后，年轻一代面临就业压力与价值迷茫，剧中对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代的回溯，实质是对“共同体精神”的呼唤。双门洞五户人家的“拟家庭”叙事，将偶像剧的浪漫手法与家庭题材的日常细节结合，塑造出超越血缘的情感共同体——德善与崔泽的朦胧情感、阿泽父亲与宝拉母亲的邻里互助，均打破了传统家庭剧的血缘本位，体现了后现代社会“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的新议题。这种偶像剧、轻喜剧与家庭题材的类型融合不仅满足了观众对温暖人际关系的想象，更通过对80年代韩国社会的符号化再现，完成了对集体记忆的情感疗愈。

2. 中国：互联网思维渗透下的中产焦虑叙事

中国新型家庭喜剧的转型与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变革密切相关。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小欢喜》（2019）等剧将“碎片化叙事”与长剧结构结合，形成“强冲突+话题化”的创作模式。该剧以高考为切入点，聚焦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职场危机与代际沟通，其叙事策略深受短视频“黄金3秒”法则影响，即每集设置3-4个高光场景，如英子跳海、方圆失业醉酒等，通过极端化情感变化制造社交媒体传播的“情绪爆点”。这种转型背后是中国社会对中产阶层的持续关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资源失衡、职场竞争加剧等问题催生了“鸡娃”“内卷”等社会现象，家庭剧成为中产群体自我审视与压力释放的镜像。

二、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家庭剧类型创新

（一）《180天重启计划》：错位时空中重构代际情感

1. 叙事创新：双线时空中解构家庭关系

代际冲突作为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始终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该剧以“180天孕期”为时间锚点，构建“当下陪护”与“童年回忆”的双线叙事结构，通过时空错位制造代际角色倒置的核心冲突——曾经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吴俪梅，在更年期意外怀孕后成为需要女儿照顾的“高龄孕妇”；曾经依赖母亲的职场女性顾云苏，被迫辞职成为掌控家庭事务的“全职女儿”。在“现在-过去”双线时空叙事结构的设计中，通过将母亲吴俪梅的高龄孕期与女儿顾云苏的童年成长并置，在时光对照中挖掘母女关系，而非依赖传统冲突推动剧情。两条叙事线的深度交织摒弃了传统家庭剧的“危机爆发-激烈对抗-强行和解”三板斧，转而通过日常细节的递进式书写呈现低冲突叙事下的代际摩擦。

剧中，顾云苏用职场经验搭建起家庭沟通的“中间语言”，让三代间的亲情能在共同理解的规则中流动。从个体化的角度来审视今天的家庭变迁，家庭的变迁并不是走向核心化，而是出现了多元灵活的个体家庭模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更强调个体以

自我为中心，根据自我的需要来建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该剧摒弃激烈对抗，转而以“第三方中介化”如徐医生介入等策略，将代际摩擦转化为可被理性对话与日常细节承载的情感张力。通过这种“时光褶皱里的相似性”叙事，让两代人的爱与误解在产检数据、相册老照片和家庭聚餐的荒诞碰撞中慢慢拼合，既保留生活质感，又为家庭剧提供了“在时空错位中看见彼此”的新型情感逻辑——冲突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双线交织的镜像对照与低冲突的细节积累，让观众在角色置换中，自然抵达对家庭关系变迁的深层理解，为家庭叙事开辟新路径。

2. 主题突围：女性主义视角的自我觉醒

《180天重启计划》的女性主义抒写，在于将家庭场域转化为女性主体觉醒的实践空间，顾云苏用职场理性重构家庭秩序，吴俪梅以生育选择重塑主体意识，两代女性在180天的孕期陪护中，共同完成了对“女儿”“母亲”角色的重新诠释。剧中对“全职女儿”的表现，颠覆了传统性别叙事中“女性回归家庭即牺牲”的悲情框架，赋予“回家”以主动的现代女性主义内涵。当母亲吴俪梅孕期意外住院，继父慌乱无措而顾云苏将产检异常数据熟练地汇报给医生时，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家庭话语权的重新分配，让女性从“家庭情感劳动者”转变为“家庭秩序构建者”，这并非强调女儿的单方面付出，而是明确家庭成员的责任共担，暗含对“贤妻良母”传统角色的解构，即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再是无偿牺牲，而是基于平等协商的主动选择。

吴俪梅的“更年期意外怀孕”撕开了传统生育叙事的神圣面纱，将生育回归为女性个体的自我重构之旅。在这一过程中，《180天重启计划》并未停留在“母女互换角色”的表层趣味，而是进一步揭示了家庭叙事中长期被遮蔽的女性主体性议题。剧中，顾云苏选择辞职回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孝顺”或“牺牲”，而是一种主动的策略性回归：她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重新审视了自己作为独立女性与家庭个体的身份定位。这种叙事将“全职女儿”塑造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现代角色——既不同于被动依附的家庭附庸，也超越了纯粹的职场精英标签，而是在家庭与社会之间探索新的身份平衡。与此同时，吴俪梅的更年期怀孕不仅是剧情的噱头，更是一种生育权话语的重塑。她拒绝成为家庭与社会道德秩序下的“异常个案”，而是坚持将怀孕视为个人选择的体现，借此重构了“母亲”这一身份的开放性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体从“家庭繁衍的工具”转向“自我生命体验的场域”，显示出对传统生育观的颠覆。两条女性主义叙事线索的交织，使得“家庭”不再是压抑个体的牢笼，而成为女性共同成长的温情空间。

（二）《苦尽柑来遇见你》：年代叙事中的共同体疗愈

1. 叙事创新：地域文化与年代结构的融合

伴随着社会女性意识的进步，家庭剧对女性群体的塑造不再秉持着传统单一的理念，而是试图挖掘并展示女性的不同价值。《苦尽柑来遇见你》以济州岛为叙事场域，借助海女群体的劳动经验与地域文化，将地域性身份深度嵌入家庭叙事之中。海女这一职业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它展现了女性在生计压力下的坚韧与牺牲；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个体对抗贫困与命运的生命隐

喻。该剧突破了韩国家庭剧以往仅以都市中产或大首尔背景为中心的叙事惯例，把“地域性”作为家庭剧类型创新的文化支点。

此外，该剧采用年代剧模式，通过将祖辈的牺牲、父辈的奋斗与子辈的选择置于同一历史语境中，构建了一个复杂的代际情感传承体系。剧中的时间框架并非单一线性推进，而是以代际之间的情感冲突与和解为核心，呈现出历史背景对家庭成员命运的深远影响。第一代母亲光礼的劳动与牺牲代表了上世纪50至70年代女性在社会变迁中的艰难处境，而爱纯的成长与追求则反映了80年代后，年轻一代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觉醒与自我认同。随着第三代金明的加入，剧集进一步拓展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金明的身份认同与对传统的反叛为家庭历史提供了新的维度。通过三代人物的情感交织，剧集不仅揭示了家庭历史的沉重感，还展示了社会变革如何深刻塑造个体与家庭的命运，使得《苦尽柑来遇见你》在情感叙事之上，具有了深刻的历史厚度和代际传承的文化意义。^[3]

2. 身份重构：女性主体性的崛起与代际对话

《苦尽柑来遇见你》延续了韩国家庭剧关注女性命运的传统，却在身份表达上实现了突围。过去的“牺牲叙事”往往强调母亲一代的无私付出与忍辱负重，而在本剧中，这种牺牲并未被浪漫化，而是通过爱纯的成长与选择被重新审视。母亲光礼临终前的叮嘱，是她希望女儿摆脱海女的辛苦命运；而爱纯则以追求文学与教育机会作为回应，逐渐从母亲的牺牲中提炼出自我实现的动力。她的抗争并非激烈的反叛，而是一种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寻找平衡的温情抗争，展现了新时代女性角色的柔性觉醒。

女性角色的觉醒不仅是个人抗争的过程，也是代际关系中的重要转折。剧集通过三代女性的情感纠葛，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下女性身份的不断重构与自我觉醒。第一代母亲光礼的牺牲精神代表了上世纪50至70年代女性的隐忍与奉献，尽管她在家庭中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但她的“牺牲”未必被视作选择，而是社会与时代所赋予的命运。在这一背景下，第二代的爱纯开始在母亲的

压迫性角色中寻求自我认同，她的觉醒体现在对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追求中，打破了母辈所承载的传统束缚。然而，最具创新意义的转变发生在第三代金明身上。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金明不再完全沿袭前两代女性的“牺牲”模式，而是选择了更加独立和自主的道路。她的反叛不仅是对传统家庭模式的挑战，更是对上一代女性的历史经验的一种重新解读。三代女性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通过不同层次的代际冲突与和解，完成了从女性被压迫到主体性的转型，体现了代际之间复杂的情感传承与身份重塑。这种三代女性角色的互文与共鸣，使得《苦尽柑来遇见你》不仅是一部温情家庭剧，更是对女性觉醒与代际关系转型的深刻反思。^[4]

三、总结：对比中韩家庭剧的类型逻辑

《180天重启计划》和《苦尽柑来遇见你》虽然出发点和文化背景不同，但两者都在现代家庭剧创作上实现了类型创新，且在代际关系、女性角色觉醒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鸣与反思。两部剧通过各自独特的叙事结构与情感表达，突破了传统家庭剧的边界，为家庭剧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维度。^[5]

这两部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们突破了传统家庭剧的叙事模式，更在于它们通过情感创新和社会意义的延展，回应了流媒体时代观众对家庭剧的新需求。《180天重启计划》在现代都市语境下，以代际关系的“倒置”打破了传统的家庭伦理框架，推动了对女性身份与家庭责任的深度反思；而《苦尽柑来遇见你》则通过历史与文化的交融，将代际情感传承与社会变革的议题有机结合，展现了女性在家庭中从牺牲到自我觉醒的逐步转型。这两部剧都成功地突破了“温情现实主义”家庭剧的传统边界，展示了现代社会中的家庭情感与社会责任的复杂性。它们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情感共鸣与思考的空间，也为流媒体时代家庭剧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模式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常江. 中国电视史：1958-2008[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 卢松岩. 后家庭关系：近年来中国电视剧的代际叙事研究[J]. 当代电视，2024，(02):74-80.

[3] 沈奕斐. 个体家庭 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

[4] 吴昊. 深度聚焦：近年来家庭剧对女性群像的塑造趋向[J]. 中国电视，2025，(04):69-75.

[5] 周轩如. 文本重构、伦理转喻与记忆生产：家庭年代剧的跨媒介叙事与当代性价值[J]. 当代电视，2025，(09):63-67+62.